



05746

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 右 迪 功

鄭 鄴

齊 樵 葉

漁

仲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宋

褚裕之

兄秀之子 澹之子 滙之子

蔡廓

子興宗

何尚之

父叔度 子偃

張裕

子張邵 弟悅

暢子浩

范泰

子暉 孔照先

荀

伯子

族弟 昶子 萬秋

徐廣

鄭紹

裴松之

何承

天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袁之曾孫也祖歆

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

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四十七

一

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

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

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

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

為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

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

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

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

慮有酖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害之不欲遣人入內令

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困相見兵人乃逾垣而入進

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反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鄭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二

員外散騎常侍謝琴之竝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宙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竝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遺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以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版行廣州刺史加都督建威將軍

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
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詣親友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
遺尋餘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
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
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
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
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尙文帝第六女琅邪
眞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續位太子舍人亦
尙公主續子球梁史有傳秀之子湛之字休元尙武帝

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復尙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尙主者竝因世胄不
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
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尙書
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爲吏部尙書復出爲丹陽尹統石
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
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時始生一男爲劭
所殺孝武卽位以爲尙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
丹陽尹後拜尙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
年卒諡敬侯淵列在齊史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

軍長史父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
著作佐郎後爲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
素爲武帝所知再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
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
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
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
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
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不
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四

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
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史部尙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
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尙書
事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
懷自此已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
紙尾遂不肯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尙書與
吏部尙書連名故廓言書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
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尙書文帝入奉大統尙書令傅
亮率百寮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
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

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
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
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荆
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
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
位竝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
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
所資須皆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以書求
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
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
世三公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
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
游故以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
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
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
焉軌深有媿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
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尙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
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弑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甚哀孝武踐阼累遷尙書吏部侍郎時尙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辭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靈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兵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與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六

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鎮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之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今身尙存累經肆青猶當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見從出爲東陽太守

後爲左戶尙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
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媿尙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王耽之曰蔡尙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
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尙
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
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既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
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
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尙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
恭錄尙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
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尙之專制朝權威行遠
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
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
恇撓阿順法興恆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
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
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
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
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
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
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恆爲中庶子興宗先遷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恆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閒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八

加越授者殷恆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恆中庶百日今又領校爲不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由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尙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尙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尼爲妾姿貌甚美

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尙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九

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旣久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阻外釁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有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尙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憂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

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尙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閒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十

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元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元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元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元謨所信使至興宗閒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斲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

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元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產曰蔡尙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元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尙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竝舉兵反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閒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

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尙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平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尙書褚淵以手版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復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以受時殷琰據壽

陽爲逆遣衛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眞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媿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邸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元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勳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元保爲吳郡行之久

通志

登宿書

列傳四十七

三

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尙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技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尙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

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棲居名門高冑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

通志

登宿書

列傳四十七

五

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祿大夫云文集行於世子順字景元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順弟約摶齊史有傳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海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

哀以是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三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尙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者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竝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尙之少頗輕薄好擣菹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虛家貧初爲臨津令武帝領征西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尙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尙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尙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

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尙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竝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尙之西河之風不墜尙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尙在尙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尙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尙之爲祠部尙書尙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尙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尙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六

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尙書右僕射是歲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尙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竝盛夏興役尙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尙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尙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尙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

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賞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等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若以一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譏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遷尙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或謂尙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尙不得告謝尙之任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尙之遂還攝職羊卽羊元保孟卽孟顛尙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時復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尙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劬悉欲誅之尙之誘說百端竝得免孝武卽位復爲尙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質長史陸展兄弟竝應從誅尙之上言於法爲重於是坐者竝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尙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

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竝欲分之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尙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尙之謂曰今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尙之有媿色尙之愛尙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竝短小尙之常謂延之爲猴延之目尙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六

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間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尙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尙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乃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竝傳於世尙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乘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薨年七十九追贈司空諡曰簡穆公子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弑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詰時尙之爲司空尙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竝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尙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名譽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未并官省事考
課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
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
部尙書尙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
竣旣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
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
野偃不自安遂發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
孝武遇偃旣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元注莊子
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諡曰靖
子戢事在後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會
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
尙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爲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
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畱任州事
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
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
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

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爲都官尙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諡曰恭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有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義清元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竝不及初裕曾祖登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纔鄉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尙書中兵郎先是尙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

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元武湖竝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元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碯碯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卽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竝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醮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勸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帝建元二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頗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

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
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
州刺史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
興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
安都招引魏兵旣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所追大敗
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
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因
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
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
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

通志

卷三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
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又降號冠
軍將軍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
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
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
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
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
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
臺城已陷永衆遂潰棄軍而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

削爵以媿發病而卒弟岱子瓌稷齊梁史各有傳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元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元篡位父敞先爲尙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桓元邵白敞王府君被徙大人左遷君親之恥志存雪報今義兵起宜表獻忠款敞從之武帝大悅命書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謚爲揚州召邵補主簿謚薨武帝代爲揚州復以邵爲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白於武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卽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遣人領之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

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詔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悚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上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爲刺史將署府僚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之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遷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權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脩立隄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

蠻屢屬爲寇邵誘其帥竝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擒之旣失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嶼嶼國貢獻使至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此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諡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間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鎖之每至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思輒開筍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元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各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如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

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
曰吾等竝正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
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
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
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
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
未期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稱孝張里邵兄禕少有節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
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在晉忠義傳禕子暢字少微與從
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
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
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
因此乃食創亦卽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
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
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
城數十里義恭以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欲棄彭城

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勛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奔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君馬跡孝武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旣至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乃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至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仍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尙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杯雜物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

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孝伯曰鄰國之君何得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尙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那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曰賊那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丸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唯療馬脊瘡赤鹽駿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閒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疋又曰知更須

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
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
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
而著此使諸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媿但以
不武受命統軍戎旅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
借篁篥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
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
右人竝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
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
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綉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尙書封夷道
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
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
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達義宣
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
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之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
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
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

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軍王元謨乘輿出營
暢已得敗衣因排元謨上輿元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
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京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爲
都官尙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
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
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
閻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弑逆偃父尙之爲元凶司空
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尙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閻故
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暢愛弟子

通志

卷宿書

列傳四十七

序

侍中臨海王子顓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勳建
僞號召拜爲吏部尙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
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脫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
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
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爲東陽太守
逼郡吏燒臂昭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
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勳
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齊史有傳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父甯豫章太守竝知名前代泰初爲太學博士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沈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遊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涵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逸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軍甲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將委畱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龔爵遂鄉侯桓元輔政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淮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竝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尙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儀慶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

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封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
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爲尙
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
帝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
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言笑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
之然慢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後武帝受命議建
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辨進之道時學竟不
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
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
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拔葵所以明政織蒲
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
尙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
荒耳夫貨有貿易不有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
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
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
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徒
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
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

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小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弊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萬機而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表論廬陵王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三

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優從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既無益於枯苗復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尙矣謝晦婦女猶繫尙方匹婦怨歎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特原之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辨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

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年七十四
初贈開府殷景仁曰秦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
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爲報追
贈車騎將軍諡曰宣侯第四子暉最知名暉字蔚宗母
如廁產之額爲搏所傷故以搏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
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
書曉音律初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彭城王義康
參軍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累遷尙
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竝集
東府暉弟廣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暉與司徒左曹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三

屬王深宿廣直夜中酣飲開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
怒左遷暉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
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
欣鎮軍長史兄暲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暲在官母亡報
之以疾暉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
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
子詹事暉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爲新
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暉陽爲不曉終不肯爲上彈
上嘗宴飲歡適謂暉曰我欲歌卿可彈暉乃奉旨上歌
旣畢暉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

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賄敗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素不爲曄所知乃傾身事曄外甥謝綜綜雅爲曄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由此情意稍款綜又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相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

通志

卷百五

列傳四十七

五

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曄方與沈演之竝爲上所期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獨被見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旣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覺跡彰著遐邇而

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
先素善天文云上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
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
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犛
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
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
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
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
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
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
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
寺尼法靜出入義康家內皆感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
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法略本姓孫改名景元以爲臧質
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
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
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
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
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
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匱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竝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則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毒流儲宰乃奉皇帝號於義康熙先以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詐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具陳禍福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叩刀以目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乃上表言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其夜上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竝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曄曰古人言左手握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熙先苟誣引臣耳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

服明日仗士送暉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
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
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
於獄中上書陳謝并別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
之禍其言深切暉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
所告綜曰不知暉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
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
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盡無識好醜共一邱何足異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
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暉令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三

書出詩賦美句暉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
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暉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
獄遂經二旬暉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暉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
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
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
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好暉謂衛獄將曰惜哉薤如此人
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暉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
暉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當爲先有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

日勢不復久曄既食又告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
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
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
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
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撫其
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
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
母對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會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
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
念妹及妓妾來別曄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色曄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
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
果皮以擲曄呼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曠我邪藹曰
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爲
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言當相訟於地下其
謬亂如此臨刑又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
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皆
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
單布衣曄及黨與竝伏誅曄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
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

孝武卽位乃還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爲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惠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學

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忘所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吾始觀史書政嘗覺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

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媿之而已欲偏作諸贊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之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
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
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
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
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
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聖

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事永不
傳矣吾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媿此

名曄自序竝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

塵點死時年二十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

戶果如其言初何尙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

先就拘帝諮尙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

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尙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

猶可論而翳迹任流豈非時匠失乎尙之曰臣昔謬得

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鸚鳳

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

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穎川穎陰人也祖羨晉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竝爲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元等傳遷尙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半年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勳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聖

竊享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亦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愚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瓘及穎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勳閔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竝不施行伯子爲妻弟謝晦薦達入爲尙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
雷王在零陵王上臣愚切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蘓帝舜之後於
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杞宋陳竝爲列國而蘓祝
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
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
始元年詔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
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
博士劉嘉等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
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雷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涖

通志

卷宿雷

列傳四十七

聖

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
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
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出爲東陽太守卒文集傳
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
子族弟昶字茂組與伯子絕服元嘉中以文義至中書
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
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
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亦能爲昶曰此將不
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而笑竟不看焉
萬秋孝武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

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逸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餘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尙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旣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義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貳孫

通志

卷宿蓋

列傳四十七

四

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媿恨義熙初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城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尙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

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獻欵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而息道元忝宰此邑乞隨之官歸於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編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邈晉太子前衛率邈子豁字萬同永初初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時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而卒

通志

卷宿言

列傳四十七

聖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祖襲晉大司農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桓元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

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通變不可守一故耳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勳嘗諤魏朝亡身爲效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吳

觀其志非貪爵也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有幾人至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恰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永嘉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諭也而雜以情譏宜在貶裁耳及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勁正不阿彊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之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書

侍御史邱洹奏彈毅帝輒宥毅使傳詔羅道盛詔無所
間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任
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
義違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三
品以上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
輒去職竝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
畢集毅素好撈菹於是會戲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毅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
答之四座傾屬旣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
大坐席與人鮮之大悅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七

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舅甥之敬武帝少事
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
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帝辭窮理屈
然後置之帝或時有慙慙色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
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容寬唯鄭不爾獨能盡
人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倭十二年武帝北伐以
爲右長史鮮之會祖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相去三百
里乞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徧視阿房未央
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
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

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旣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謂讓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主上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郵親故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虎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有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四

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
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
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輅皆南
北之望松之拜此職時以爲榮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
在縣有美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
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所以明示後世自非殊功
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弊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
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媿色眞假相蒙殆使合美
者不貴以爲欲立碑者宜悉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
之庶可以防過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

通志

卷宿

列傳四十七

吳

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
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
裴松之廓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
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
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
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竝兼散騎常侍
班宣詔書奉二十四條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
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
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覽之曰此
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爲南

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
太中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時年八十子
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
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昭明子子野列在齊梁二史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
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
百家莫不該貫武帝義旌初建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
輔國府參軍遣通誠於武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
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鄱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
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

通志

卷宿語

列傳四十七

五

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
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
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
況不傷乎徵罰可也轉爲武帝太尉行參軍武帝討劉
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
承天承天曰公昔年在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
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今日願爲丹徒劉郎恐
不可復得也宋臺建召爲尙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
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

償責嘉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謹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質錢爲子償責嘉雖犯教義而能無請殺之辭今而殺之非也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暉密信報之晦問計於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坎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詣歸罪彥之宥之後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竝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尙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承

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竝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嬾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嬾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簡議曰禮云過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襯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歎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諱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扞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碁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玉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使先戒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煩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七

五

多陳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宰江夏王義恭歲給費錢三十萬布五萬疋米七萬斛義恭奢侈用常不充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竝應奏聞元輒以錢二百萬給太尉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又舉承天賣菱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竝

行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
孫遜梁史有傳

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四十七

善



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宋

顏延之 子竣 竣族兄師伯 沈懷文 弟懷遠 父兄曇慶 周朗

劉湛 庾悅 庾登之 子仲遠 弟炳之 顧琛 顧覲之

羊欣 羊元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江夷 子湛 弟子智

深 江秉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

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

通志 卷第一百三十五 列傳四十八

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

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

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武

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征有宋公之授

府遣一使慶殊命一使參迎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

俱奉表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

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

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

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

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

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其文甚道麗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旣以才學見遇當時

通志

卷宿五

列傳四十八

二一

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小經爲湛父柳後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稽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

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酌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閒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之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賑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史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常召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

通志

卷一百五

列傳四十八

三

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夔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敎府無復光輝坐啓買人田不肯遠直爲尚書左丞荀赤松劾奏免官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

爲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
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以刑餘
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
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
表自陳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不許三十年致仕元凶弑
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
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
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
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八

四

竣尙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
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
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
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
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
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邀遊里巷遇知舊輒踞
鞦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
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

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牀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贈特進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孰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

通志

卷五十五

列傳四十八

五

雕鏤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如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時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美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將主簿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以互市之利在於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疋以上尙不足信況所得裁十百邪雖文互市實覘國情必生邊釁初沙門釋僧

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
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
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
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
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
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
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眾務竣皆專斷施行
孝武踐阼以爲侍中左衛將軍封建成縣侯孝建元年
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疆不息任遇旣
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
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詆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語曰
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
質等反以竣兼領右軍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林
陵湖熟江陵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
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
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王竝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
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周公旦之子也
名竣子爲辟疆比漢侍中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

通志

卷宿重

列傳四十八

六

及孝武卽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七

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謂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翦鑿者謂之未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

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繩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繩環其他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糴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逾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

通志

卷一百五

列傳四十八

八

體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懣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

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姦數包藏隱匿豫聞中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瞽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收以卜天旨旣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腓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閒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

通志

卷宿望

列傳四十八

九

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亡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明帝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奩伏事藩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奩延之第三子也竣族兄師伯字長深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後軍

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版然亦不宜署長流乃版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十

孝武踐阼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携菽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竝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譖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

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與
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
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孝武臨崩師
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悉以委之廢帝卽位復
還卽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
爵位莫不逾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
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
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
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
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
子皆見殺明帝卽位諡曰荒

通志

卷五

列傳四十八

七

沈懷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
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
子皆見殺明帝卽位諡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元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
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閭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
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
居鐘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爲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
爲聯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鎮襄陽出

爲後軍州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
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
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
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事鸚鵡豫之事洩懷
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
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沖救得免
託疾落馬閒行奔新亭孝武踐阼以爲竟陵王誕驃騎
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
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尙書懷文
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孝武帝以熒惑守南
斗欲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馱之懷文曰天
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西州
竟廢大明二年遷尙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
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
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在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
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
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
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事時囚
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

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大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而稱善揚州移會稽分浙江東人情不和上欲貶其勞祿唯西州不改懷文曰揚州徃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懷文與顏竣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但被赦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談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忤旨至此上倍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竝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縣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縣一兩三四百貧人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又具陳人困由是縣絹薄有所減俄復依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

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小式
明不雨之由桑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
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
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
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
茂等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
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
乘副輿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以不宜亟出後因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
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
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
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
顏竣邪何以常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先鞭其
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
戲上謂其故欲異已謝莊嘗戒之曰卿每與人異亦何
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
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勳征虜長史廣陵太
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
停三日停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
免賣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五

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然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竝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列在齊史懷文從父兄曇慶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五

記十卷敘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益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材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之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和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卽位

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
陳述得失多所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爲廬陵內
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
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秣米起屋償所燒之限
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
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
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
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
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鎮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六

於道殺之兩族孫顓齊史有傳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
少有勇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諸前代舊典弱年便有
宰物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皆不拜武帝請爲太尉行
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
受時論稱之服闋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器幹
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

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
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湛爲人剛嚴姦吏犯贓百錢以
上竝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
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
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
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
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
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以嫡母憂去職服闋
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
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
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
恭郡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
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
能不復下之不欲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
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
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
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
都義恭亦爲之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
酸鼻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七

專斷事重疇咨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繼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召湛八年徵爲太子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六

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情素款洽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遂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閒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帝其事不行義康官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耄遂就殷鐵干祿由

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執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諸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故云斑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旣乖鸞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泄上竟弗之幸後十日詔收付廷尉誅之時年四十九子黯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傅祖義吳國

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九

桓元篡位爲中書侍郎武帝平建鄴累遷中軍司馬從
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師以悅督江豫司三州之
六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悅敗循兵於五畝橋進
據豫章斷循糧援初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甚嘗與鄉
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悅時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口
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求以東
堂見讓悅不答語在劉毅傳中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
州以江州內地不宜置軍府遂表陳之於是解悅都督
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
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永晉司空祖蘊廣州刺
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武帝鎮軍
參軍豫討桓元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
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
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箋唯言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
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
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答之
晦拒王師欲令登之畱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

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可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滅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疑防明帝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炳之字仲文位廣平太守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重炳之獨與晦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郡丞炳之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遂下禮官博士議之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於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於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

氏之門獨炳之游二人閒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嘗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劉湛伏誅以炳之爲尙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尙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執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學術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時炳之好潔反是每至此見譏領選既不輯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

通志

卷宿望

列傳四十八

三

檀牽車常白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炳之懼起謝又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畱停宿尙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尙書右僕射何尙之尙之具陳炳之得失奏言炳之事如邱山若縱而不糾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痼累年後起政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

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邪賈充
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
卽遠出陛下聖慮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覺旣自
過於范曄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
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
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辨有
所得失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
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尙之又陳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
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
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允春蒐
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炳
之貴要異他尙書令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
言亦爲異也文帝猶優游使尙之更陳其意尙之備言
炳之愆曰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
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
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
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
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炳
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

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
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
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樵蘇無輟於道
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
繁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炳之都無
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
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
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卽語德願以謝太
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今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
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
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橐闔無復一事也
帝欲出炳之爲丹陽尹又以問尙之尙之答言炳之陷
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很恣意歲月滋甚如
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恆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
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
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更
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
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
而不悔也臣謂炳之且宜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

通志

卷五十五

列傳四十八

五

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請今愆覺如山榮
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
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
龍大慷慨炳之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曰吾
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束
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
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炳之
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爲炳之
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銅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
選令史韋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
奴酤鄙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以來所無不審少簡
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於家帝錄其宿
誠追贈本官子弘遠事在齊史陳顯達傳中

顧琛字弘偉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
恢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
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
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
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
千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

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心腹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卽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畱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版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恐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廡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尙書廢帝卽位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七

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尙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尙書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費達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邱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元吳郡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尙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

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
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尙書都
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
歸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
康徙廢朝士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
民戶三萬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
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
簡而事理莫能尙也後爲尙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
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
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媿色孝建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六

三

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尙書轉
吏部尙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
病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刳腹出病張如其
言自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
不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
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異議
賜書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
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宜況在妻子而行忍
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
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興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

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孝武晏駕法興死覲之爲光祿大夫泰始初四方同叛覲之在家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明帝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遷湘州刺史卒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五子約緝綽纘緝而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每禁之不止及覲之爲吳郡誘綽曰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復得也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覲之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已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卒於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列在齊史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善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

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元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疏時漏密事元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尙書政事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字

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卽版欣爲右將軍劉藩司馬累遷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軍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性適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

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
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
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
守卒

羊元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
侍郎元保初爲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
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
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爽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
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奕棊品第三文
帝亦好奕與賭郡元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

通志

卷四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
部能禽者賞位二階元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
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止
施之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
亦不宜獨行於一郡由是此制得遂停歷丹揚尹會稽
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元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
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必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
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
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元凶弑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
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

卿等便可去矣衆竝懼莫敢言元保容色不異徐曰臣當以死奉朝劬爲解孝武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徽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元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諡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無行檢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元保碁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元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引見元保元保謝曰臣無日禫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元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允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允父榮期與臧質同逆允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允奕碁之妙超古冠今且魏孿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帝不許

時人痛惜之元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燎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類

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以彊盜律論贓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煥燠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芴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鮑場恆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尙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閒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洩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

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逾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卑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塘爲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

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

通志

卷行五

列傳四十八

五

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尙知名襲父封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

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枝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閔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顓高尙不仕列在隱逸傳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五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某晉護軍將軍父鼓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澡厲爲後進之美武帝版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元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尙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郡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位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官卒遺令薄斂蔬莫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

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尙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

通志

卷三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舉北伐舉朝以爲不可唯湛贊成之魏太武至於瓜步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敗獨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扇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聘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獄也湛直上省聞叫噪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卽殺舍吏乃得見湛湛

據窗授害意色不撓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怒慙孫法壽
皆見殺初湛室數見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
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簡
公恁位著作郎恁子敏齊史有傳夷弟僧安位太子中
庶子僧安子智深一曰智淵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
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
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參軍在
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
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
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尙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
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
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
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卽除中
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
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
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爲喜
色時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媿慙形
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尙書吏部郎上每
酣宴輒詆羣臣竝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性素方
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

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又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不堪其恥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議曰懷上以未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三

江秉之字元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山陰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簡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

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畱以付庫乘之宗
人遂之字元遠頗有文義撰文釋行於世位司徒記室
行參軍乘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
徽以黨與見誅子謚齊史有傳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四十八

完

